

洞作为一个动词时

孙道荣

洞这个字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，想到的，往往是个名词。比如山上有个洞，衣服破了个洞，墙上打个洞，这些“洞”，小到个孔，一眼看穿，大到一个穴，深不见底，都是名词的洞。

名词的洞，给我们的感觉，大多不太好，是漏洞或黑洞，残缺，损坏，不完整，不完美。名词的洞，或漆黑无光，或像个陷阱，或充满了诱惑，总是暗藏着什么，如一个无底的深渊，让人心存遗憾、焦虑或恐惧。

你可能想不到的是，洞的本意其实是动词，或者说它首先是个动词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洞，疾流也。”是奔涌的水，是水急流之中，给你漩出一个洞，这个洞，是水的眼，也是水的口，它看穿一切，也吞噬一切。大海之上，风浪并不是最可怕的，最致命的，是海洋漩涡，海水骤然旋转，翻越，沸腾，向下内卷成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仿若连天空都能被它一口吞下去。

洞可“洞”也，“洞”（名词）都是“洞”（动词）出来的。这可不是先有鸡，还是先有蛋。鸡和蛋，都是名词。但它们也有相似之处，无论是鸡先下的蛋，还是蛋先孵的鸡，可不都要先动起来吗？同样，所有作为名词的洞，都是先有了某种力量，才有了一个个洞。我们衣服上破了个洞，不管是撕扯的，还是剪裁的，都是外力所致；墙上的洞，不管是你故意凿开的，还是被风雨侵蚀、虫鸟掏钻，也都是借用外力；山洞有的是人工开凿的，但不是还有那些天然的洞穴吗？所谓天然者，并非它天生就有这个洞了，而是地壳运动，乃天力使然，是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可见我们所见的洞，形形色色，有形或无形，都是先有动词之洞，再有名词之洞。

动物都喜欢洞。有的小动物，自己挖个洞，把食物藏起来，也将自己藏起来，以免成为别的动物的食物。大的动物，需要大的洞，自己挖一个洞，太吃力，那就找一个现

成的洞穴，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。藏在洞里，让动物安心，犹如安乐窝。但洞作为藏身之所时，一定在安乐的同时，标配了危险。有的捕食者，在荒野上一时找不到食物，它就会聪明地专找那些地下的洞穴，潜伏在洞口，只待藏在洞里的生物，出洞放风时，一口灭了它。但这还不是最聪明的动物。狼不认识“洞”这个汉字，更不知道“洞”还有名词动词之分，但它深谙洞一旦作为动词时的妙用，它就懂得“洞”不仅是可以作为名词的藏身之洞，还可以是捕食者的最佳场所和时机。“一狼洞其中，意将遂人以攻其后也。”先潜伏在洞中，待某只真正准备来藏身的动物入洞后，再从背后袭击，一招致命。看到这个故事时，我的脑海里即刻浮现出的一个词，就是洞察。再隐蔽的洞，再深邃的洞，再幽暗的洞，也只是名词之洞，而洞察之“洞”，是动词，是睿智，是一束强光，洞察秋毫，洞穿心底。

洞作为动词时，就像那只聪慧而狡黠的狼一样，具备了任何名词之洞也不具备的惊人力量。再厚的墙，可以洞穿；再隐蔽的手段，可以洞察；再难坚的事，可以洞悉；再晦涩的世道，可以洞透。一个人，能参悟动词之“洞”，必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诸如油盐酱醋，生老病死，世道人心，皆如洞开，豁然开朗。

我所生活的杭州，山多，水多，处有阻隔，往来不便。这些年，桥多了，洞也多了，有贯山之隧洞，亦有过江之隧洞，还有纵横交错的地下穿城之隧洞，这些洞，皆是人为，借造化之力，乃动词之洞，南来北往，连贯东西。更有某宝某巴之脑洞大开，为我们的生活洞开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全新画面。

除了作为名词和动词之“洞”外，洞还是个形容词，敞开之意也。洞唯打开，才能洞透；洞唯不藏，才能洞彻；洞唯敞亮，才可洞朗。今天，我们用力量和智慧洞开的，必是一条通往未来之虹洞大道。

芦苇

姚中华

芦苇是水生植物，最适宜生长的地方是河边滩涂。芦苇枝干细长，叶子宽大，成熟期的芦苇高过人们的头顶。芦苇为丛生，密密匝匝，似乎连风都吹不进去。一片芦苇，就是一片葱茏的绿色。

包粽子的苇叶是有讲究的，叶片要宽

大、新鲜，无裂纹。苇叶采摘回来后，需要放在锅里蒸煮。蒸煮后的苇叶称为熟叶，此时清香被完全激发出来，包裹时苇叶也不易破损。

其实，在家乡，芦苇最大的用途是编制苇席。秋天，芦花如穗，这是芦苇

真正的收割期。苇秆压扁后，经过手工编织成一种薄薄的片状物，称为芦席，既可以用来做床垫，也可以拿到街上换钱。

小时候，我舅舅家屋后有一片茂盛的芦苇。春天，芦笋钻出地面，又尖又细，像地上突然冒出的长钉。冬眠醒来的青蛙，在芦笋间来回蹦跶，似乎那是它最美的家园。等到芦苇半人高后，会引来一种鸟，整天藏在芦苇丛中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芦苇中传来鸟鸣，似乎也在传递着季节的音讯，端午快要来临了。

舅舅把屋后的芦苇打理得又高又壮，每年端午，宽大的苇叶总会也招来不少覬覦的目光。舅舅有自己的盘算，赶在端午前采摘一批新鲜的苇叶拿到街上去卖，五角钱一捆，一片芦苇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无奈苇叶总是被人偷偷采摘，苇秆被剥得就剩下光秃秃的杆子，许多还被拦腰折断，蹂躏得一片狼藉。

舅舅心中很恼火，一边骂，一边发誓要砍掉芦苇，但也只是说说而已。每年端午前，芦苇荡又是葱茏一片，不知名的鸟儿又开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



草原之夏 李海波 摄

应知不染心

黄丹丹

每每入夏，我便惦记着去探荷。一直都认为，荷不是用来赏的，而是，应该像走亲访友似的去探望。

焦岗湖的荷是我常探的。第一次慕名来到焦岗湖观荷就被震撼。万千荷花浮在渺渺的水际，我立在嵌入湖心的栈桥上，周遭尽是荷。那些粉的、白的、单层的、复瓣的、待放的、盛开的、凋零的荷花，统统都是端凝的、静穆的，它们纷纷带着一种冷若冰霜的孤傲和落落寡欢的忧郁。若是别的花，别说铺陈如此规模了，即便只是一簇一丛挨着绽放便会呈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。可，这么一片荷海为何却令我感觉清幽寂寥？

时隔一个月，我再次来到焦岗湖。那是一个红霞满天的傍晚，我与好友一起，乘了冲锋舟去湖心的栈桥，时已入秋，湖面生起了凉意。一个月前涌满了荷花的湖面，哪里还能觅着荷花的半点芳踪？整个湖面惟余深绿浅棕参差而生的荷叶与莲蓬。

我是满心笃定地来与荷花相会，却猝不及防地被失望撞了满怀。原来，很多时候，兀自盘算的一切都不能作数，即便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朝圣之心。

归途中，与闺蜜相约，来年再到此处观荷。

盼来又一夏，不敢再冒然而行，不时向焦岗湖近旁的朋友打听探荷的花期。探来探去，却得到焦岗湖水涨致荷被淹毁的消息。难名的心痛与怅惘。却执拗地拂了好友相邀去别处观荷的好意，因为我只念那湖寂寥的荷花。

又一夏，到了焦岗湖的荷花绽放季。我在朋友圈里看见有人分享了焦岗湖的荷景后，便按捺不住探荷的雀跃之心。周末，凌晨四点起身，与摄影家、画家朋友踏露而行，到湖边才不过五点半钟，欢快地跳上朋友提前安排好的特来渡我们去荷花淀的冲锋舟，整个身心都融进了清新润泽的空气里……

这是一番别样的风景。整个湖面被清晨的凉薄水汽所笼罩，不时有鹭鸟朝行进中的冲锋舟挑衅似地俯冲，也难怪，偌大的湖面，除了我们这一叶舟，这几个人，并无旁的“入侵者”。好在，除了摄影家镜头偶尔的咯嚓声外，大家都保持着沉默。我贪婪地用瑜伽呼吸法深深地呼吸。好香啊，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清香缓缓而来。荷近了！抵达荷花淀的栈桥，我却莫名惆怅了。

木栈桥是新修的，荷也是新植的，水呢？当然也是新的。有什么不是新的呢？包括我自己，这些年，身体的细胞早已更新了数以亿计，所以，我也不再是过去来探荷的那个人，我也是新的了。

好在，即便一切都是新的，我的感觉还是旧的。在面对这片被万千齐齐绽放的荷花点燃的湖面，我读出的依旧是清欢寂美。荷是净的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这是古人早就给荷贴上并被世人一直认可的标签。荷更是静的，静，其实并不是对凡世的逃离，而是在一派繁华之中依旧可以独伫听风的超然。不信，就细观每一支荷吧，每一支荷都不蔓不枝，它们不会交头接耳，不会抱团扎推，更不存在谁去附庸谁。大家都各自安于自己的那一片天，耿耿直直地悠然亭立，每一支都自成风景，每一支都傲然独立。

荷在淡淡的晨光中伫立，如同人在凉薄的光阴里行走。千万支荷共处一片湖，千万个人共走一条路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，那就是，每一个个体都终究还是那“一个”，所有的群聚都是一个肤浅的表象，真相是你必须要学会独立地面对一切，包括，那份亘古不变的孤独。

多年前，当我第一次在焦岗湖观荷时感受到的清幽寂寥，我曾一度怀疑是我彼刻心情的投射。经年后，我终于明白，其实，那是荷的禅语。一旦参透了这禅机，便会读懂荷的骄傲，便可获得不谄俗念的清心：如荷一般安然地面对孤独，如荷一般超然地面对天地，如荷一般悠然地释放骨子里的孤高。

